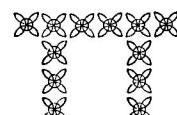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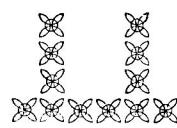


從蘇共第廿七次大會看蘇聯前途

尹慶耀



—

蘇聯共產黨於今（一九八六）年二月廿五日至三月六日舉行了第廿七次代表大會，有一千八百多萬黨員所選出的約五千名代表出席，還有世界各國共產黨及若干左翼政黨的代表參加。中共仍未派代表團與會。

這次大會的任務是：(1)通過綱領新版本；(2)修改黨章；(3)通過第十二個五年計劃（一九八六—九〇年）和截至公元二〇〇〇年的長期經濟計劃；(4)改組中央領導階層，那包括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以及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並任命新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等。

這次大會是現任總書記戈巴契夫（M. S. Gorbachev）所領導召開的第一次大會。戈某被稱為戰後派（第二次大戰期間他還是小孩子），大會期間的三月二日，他剛滿五十五歲，在蘇聯的體制下，他可能還有一、三十年的政治生命。他所引用的人，也大都是蘇聯的新生代。他的目標是使社會主義新生，上任以來，對內、對外也塑造了一些新形象。他會不會領導蘇聯進入一個新時代？

回憶三十年前的一九五六年二月，黑魯曉夫主持召開了他任內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蘇共第廿次代表大會。二月廿五日，黑魯曉夫在秘密會議中發表了長達七小時的演說，發起了震驚世界的反史運動。現今的第廿七次代表大會，原定三月間召開，却突然提前舉行，戈巴契夫作了長達五個半小時的報告，日期也是二月廿五日。黑魯曉夫演說指名批判史達林，戈巴契夫報告不指名批判布里茲涅夫，確實有某些近似處。

黑魯曉夫反史的背景因素極為複雜，迄今還不容易弄清楚。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黑魯曉夫想衝破史達林的僵化體制，施行若干改革，給陷入停滯狀態的蘇聯社會、經濟注入一些活力。戈巴契夫報告中，指摘七十年代蘇聯的領導階層思想保守、工作效率低，惰性及管理形態與方法僵化、缺少活力，官僚主義瀰漫，對蘇聯社會造成不少損害。由於以上種種，敏感的觀察家們就認為，廿七次大會乃是廿次大會的延續，戈巴契夫要繼黑魯曉夫之後，對僵化的蘇聯體制

進行改革，為社會主義尋求一條活路。

不過，黑魯曉夫好高騖遠，戈巴契夫穩健務實，反史和批布，方式就頗有不同。反史運動招來了東歐的動亂，也成爲黑毛分裂的原因之一，使得蘇共在國際共黨中的領導地位低降。至於國內的改革，由於黑魯曉夫既不能捨棄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又不能根本改變共黨的現行體制，枝枝節節的改革，遭遇官僚主義的抵抗，就以失敗告終。戈巴契夫在大會之前，已大批更動人手，採取了若干新措施，改革方面可能比他前幾任已經實施的幅度寬、成效大。他批布不會引起像反史運動一樣的後果，而東歐國家參加蘇共大會的高齡領導人，倒感受到戈巴契夫年紀輕、精力壯的威脅。至於國內，八十年代的蘇聯已非五、六十年代的蘇聯所可比擬。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在東西戰場搜收物資、要求賠款、合營公司、不等價貿易等等不當利得^①，使蘇聯經濟恢復迅速，五十年代的經濟成長率能維持兩位數字，七十年代降到百分之五，八十年代就降到百分之三左右（實質成長率請參閱附表一），而且《真理報》已公然聲稱：蘇聯沒有剩餘勞動力與充分的物質資源，經濟成長的外延因素已經使用淨盡^②。戈巴契夫的改革是否能順利成功，那就只好拭目以待了。

附表一 蘇聯年平均實質成長率

年 代	國民所得 (蘇聯發表)	G N P (CIA估計)
1950年代	10%弱	約 6%
60年代	7%弱	約 5%
70年代	4%強	約 3%
1950~80年	7%強	約 5%
81~85年	3% (計劃)	約 2% (81~84 實績)

來源：日本：《國防》雜誌，1985年7月號第29頁。

二

戈巴契夫目前的改革，可分三大項來敘述：(1)整頓黨組織，恢復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與權威；(2)改革經濟，突破僵化、停滯的困境；(3)增加外交活力，改善在國際間的孤立地位。這些當然需要配合人事調整，以利推行。

首先從黨的綱領談起。

依照共黨的解釋，黨的綱領是科學地綜合、概括適用於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發展過程，提示共產主義的前景、黨和國家的戰略方向（總方針），號召黨人、國人爲此總任務而奮鬥。所謂歷史時期等等，要從一八七五年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去瞭解。馬克思認爲從資本主義社會一腳跨進共產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的，他在文中把這一歷程劃分爲初級和高級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社會主義階段，藉著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實施生產資料公有化，並爲下一個階段創造條件；在高級階段的共產主義社會，旗幟上才能寫著：

註① 尹慶耀，《歷史寫下了答案》，臺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初版，五一八~五二二頁。
註② 轉自《那時以後三十年的黨大會》，日本：《讀賣新聞》社論，一九八六年二月廿三日，第三面。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③。

從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到現今的蘇聯共產黨 (Soviet Communist Party)，已有過三個綱領。一九〇三年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第一個綱領，是革命的綱領，任務在奪取政權。一九一九年三月俄羅斯共產黨(布)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 時期第八次大會通過了第二個綱領。其時革命已經成功，共黨掌握了政權，俄國就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共黨的任務該是：政治方面，以無產階級專政取代資產階級民主（共黨推翻的是俄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個民主政府——二月革命後的臨時政府——筆者）；消滅社會上的階級對抗，準備國家消亡。經濟方面，將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當前為國有）；增值生產總量，充實社會物資，準備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為達成此一使命，第二個綱領就提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推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任務，是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綱領。

社會主義階段帶有明顯的過渡性質，無產階級專政也是過渡性的政治形態。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通過第三個綱領時，距離革命成功已經四十四年，再加上好大喜功的黑魯曉夫個人因素，於是第三個綱領聲言，無產階級專政之不再必要，先於國家的消亡，提出全民國家、全民黨的口號，將國家消亡時期延至社會主義在國際上勝利、鞏固之後，而政治實質則毫無改變。黨綱規定的新任務是：以二十年為期，前十年建設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後十年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又列舉具體數字，與美國從事經濟競賽。承諾當代俄人可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中。這是個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綱領。

這第三個綱領施行了廿五年，內容規定的目標，不僅未曾實現，而且對照蘇聯實況看來，已成為自我諷刺。這個綱領早在布里茲涅夫時代就已籌備修訂，到今日方才實現。

廿七次大會通過的綱領，是第三個綱領的新版本（蘇共稱新文本），把原來綱領內容文字幾乎全部換新。草案公布後，大約有一百萬人提出意見，有人建議把它作為第四個綱領，顯然未被採納。原因是第三個綱領提出的由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或者說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任務，尚未完成。早在蘇共（一九八六年）四月全會甚至更早些，戈巴契夫就已肯定原來的第三個綱領，基本命題是正確的。他只是認為如果不考慮到社會之物質的、精神的成熟條件，就貿然引進共產主義的原則，就「像經驗告訴我們的」要遭到失敗。那是對黑魯曉夫作風的批評。在廿七大的政治報告中，戈巴契夫又說明，黨的新綱領應該是以達到前一個綱領既定的界限為條件。他說，在目前的條件下情況不同，黨的發展和加強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全面的完善，進一步把蘇

^{註③} 參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共產黨原始資料選輯〉第一集，臺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民國五十八年十月轉印，七八一七九頁。

聯社會推向共產主義的基本任務仍然有效（意思等於說尚未完成——筆者）。這是新版本仍然叫作第三個綱領而不稱爲第四個的理由。戈巴契夫又說，在（一九六一年）通過第三個綱領後的四分之一世紀中，生活發生了許多變化，積累了新的歷史經驗，並非（原來的第三個綱領）所有的評價和結論都得到了證實，把展開共產主義建設轉爲直接的實際行動中的任務是過早了，在解決一系列具體問題上，實際發生了某些失算。因此，現在在日程上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加快它的發展，是實際政策中的新問題，所有這一切都是要求在黨的綱領性文件中得到反映。這就是要改換新版本的原因。

第三個綱領的新版本，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繼續向最終目標——共產主義社會推進的基本任務。它重新提出舊版本中的「三和兩全」，也肯定了蘇聯是處在一九七七年第四部憲法所謂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階段，但儘可能避免列舉具體數字，沒有指定競賽對象，也不會提出實現共產主義的時限。如果不是筆者閱讀時疏忽，它似乎也不願提及國家消亡，至少不會明白說出。

綱領新版本的目標，仍是馬列式的理想主義，只是做法或表現方式就比舊版本現實得多了。

三

再談經濟問題。

綱領新版本和戈巴契夫的政治報告中，經濟發展與改革問題，佔了極重要的部分。但綱領中僅僅揭出今後十五年就是到公元兩千年，勞動生產率要成長二·三到二·五倍。屆時蘇聯人民每一家庭可擁有自己的住屋或單獨住宅。

三月三日，總理雷日科夫（N. I. Ryzhkov）向廿七次大會說明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參閱附表二）及截至公元兩千年的長期經濟發展計劃，提出的主要目標是：五年計劃期間，勞動生產率提高二〇~二三%（第十一次五年計劃目標一七~二〇%），到公元兩千年時成長目標與綱領中數字相同。產業用機器人數量增加到三倍，自動化水準增至二倍，消費物資生產增加三〇%，平均工資增加二五~三〇%，月平均工資二一五~二二〇盧布。到公元兩千年即今後十五年國民所得與工業生產倍增。

雷日科夫承認蘇聯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一九八一~八五年）的多項目標未曾達成。他說，經濟發展的否定傾向，到八十年代初期就十分明顯。這是對布里茲涅夫時代經濟停滯的批判。戈巴契夫政權，準備在今後十五年間，使蘇聯的經濟發展和前此革命以來近七十年所蓄積的經濟力相等，那是可能的嗎？

第十二個五年計劃目標不算高，但十一個五年計劃國民所得增長目標一八%，實績一七%，人均實質所得目標一六·五%，實績一一%，工業生產目標二六%，實績二〇%，農業生產目標一三%，實績六%，石油、煤炭等多項生產，均未達成目標。那麼，第十二個五年計劃目標能否達成，實未敢言必。這或許要依靠經濟改革的實效了。

附表二 蘇聯的五年計劃

主要指標	第十二個五年計劃 (1986~90)	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實績 (1981~85)
國民所得	19~22 (3.5~4.0)	17 (3.1)
人民平均實質所得	13~15	11 (—)
工業生產	21~24 (3.9~4.4)	20 (3.7)
甲組(生產資料)	20~23 (3.7~4.2)	— (3.6)
▽石油生產	6億3,000萬～ 6億4,000萬噸 (90年)	6億3,000萬噸 (85年目標)
▽煤炭生產	7億8,000萬～ 8億噸 (90年)	7億7,500萬噸 (85年目標)
▽瓦斯生產	8,350億～ 8,500億立方公尺 (90年)	6,300億立方公尺 (85年目標)
▽鋼鐵生產	1億1,600萬～ 1億1,900萬噸 (90年)	1億1,700萬～ 1億2,000萬噸 (85年目標)
乙組(生活資料)	22~25 (4.1~4.6)	— (3.9)
農業生產	14~16 (—)	6 (—)
▽穀物生產	2億5,000萬噸～ 2億5,500萬噸 (90年)	2億3,900萬噸 (年平均)
勞動生產率	23~25	— (—)

資料：(1)合併1986年3月4日日本《讀賣新聞》第5面及日本《日本經濟新聞》第7面兩表製成。

(2)成加率%，()號內為年平均率。

四

談起蘇聯的經濟改革，可說由來已久。一九五七年，黑魯曉夫曾撤銷了中央若干個部，把一些經濟權利下放到各共和國的國民經濟委員會。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蘇共中央全會決定，蘇共中央新設農業生產局、工業和建築業生產局等六個局，加盟共和國黨中央設立兩個局，省、邊區設兩個獨立的黨委員會，分別領導農、工業。這些改革都告失敗，黑魯曉夫也於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迫下臺。一九六六年以降，柯錫金實施的改革，與東歐的經改，形成共產集團的改革潮，但以蘇聯的成效最低，且因此形成布里茲涅夫與柯錫金之間的不睦。然而，即使是保守的布里茲涅夫時代，也並非全無改革。布里茲涅夫曾大量增加農業投資，在上次（一九八一年，廿六次）大會時，布里茲涅夫指示：第十一個五年計劃，肉類生產一、八二〇萬噸是最低目標，要盡全力求超額完成。結果是最終年度之一九八五年的實績僅一、七一〇萬噸。一九八二年農業和相關的工業部門相結合，推行農工一體化制度（農工綜合體）。關於能源問題，布里茲涅夫指示，要脫離對石油的依賴，以天然氣來代替。

布死後，若干改革仍在推行。戈巴契夫在蘇共中央書記處，擔任過農業及一般經濟改革工作，他自然會繼續、加速、擴大進行。戈巴契夫的政治報告中，顯示蘇聯將利用先進的高級科技，完善中央計劃體制，合理配置大、中、小企業，擴大企業自主權，放寬農業政策，節約能源，提高經濟效益等等。

綱領新版強調將先進的科學和尖端技術的開發成果，使用在建設共產主義的任務上。綱領和政治報告中提出電氣化、化學化、自動化、電腦化、機器人化等口號。據英國《泰晤士報》駐莫斯科記者報導，戈巴契夫在一次談話中透露，在第十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將投資二、〇〇〇億盧布，作為生產技術改革及現代化之用^④。

在計劃及管理體制方面，一九八四年開始改善經營管理方式、加強企業自主權的實驗，一九八五年就擴及到七〇〇項企業，一九八七年將擴大到全部工業及運輸產業部門。中央經濟部門正進行整合，重新分配經濟工作，機械製造部門要實行重點投資，商品價格要進行調整，特別是能源方面，經三月十三日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於部長會議（內閣）之下，新設燃料能源局，目的是在各部會間進行調整，俾使能源能作綜合的有效利用^⑤。

農業方面，在安德洛波夫政權時代，已在試驗根據契約進行的集體承包制，當時就是戈巴契夫主其事，今後自當擴大進行。綱領強調為使國家所需要的糧食無虞匱乏，要利用個人或企業方面的副業增產，如集體的菜園和個人的菜園等均可善加利用。又戈巴契夫在政治報告中，曾提及列寧時代的新經濟政策，表示將優先解決多年來食品短缺問題，並談及農產品價格改革及讓地方擁有更多自治權。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農業部主管博琴科於三月四日在記者會上證實，當局正草擬一項農業規劃，其中包括一九二一年列寧提倡過的新經濟政策的一些內容。他說，地區及地方當局自一九八七年起，將決定他們地區的生產指標。農場允許在集體農莊市場上出售多餘農產品^⑥。集體農莊市場是自由市場，集體農民可將其宅旁園地（即中共所謂自留地——筆者）產品以自由價格出售。這些市場多年來以兩倍或三倍價格提供水果、蔬菜、肉類及奶品等，今後集體產品似乎也可以自由價格出售了。又戈巴契夫報告中，稱許農業的家庭承包制，暗示有承認家族農業的傾向。中共早已如此，若果東歐各國也起而效鑾，則一九二八年以來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就要開始修正了。

此外，蘇聯外貿部第一副部長阿·曼茹洛於二月廿一日透露，今後若干年內，蘇聯將「廣泛吸引」西方國家的公司參加蘇聯各項重大經濟項目的建設。目前，蘇聯正同西方公司就簽訂價值數十億盧布的合同進行談判^⑦。目前，蘇聯已准許私人創辦托兒所^⑧。那一天，或許地下企業也會合法化哩！

詳細評析蘇聯經濟的發展與改革，不是本文篇幅所能容納的。要而言之，蘇聯經濟的發展與改革，其基本方向不外：從量的

註④ 轉自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第三版。

註⑤ 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第五面，係根據《真理報》（十四日）所作報導。

註⑥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二月廿三日，第二版。

註⑦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六年二月八日，第三面。

擴充到質的提高，從勞力密集到資本密集，從粗放經營到集約經營，以先進科技提高經濟效益。在經濟改革方面，戈巴契夫較其前幾任有決心、有魄力，而且注重效率，可是他是否能克服下述那些困難，是難作先斷的。

首先，他會遭遇到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蘇聯近年來人口成長率低，生產事業中的勞動力、軍隊裏的兵員補充，都有不足現象。戈巴契夫報告中說，在第十個五年計劃中將更廣泛的推行婦女不全日工作或者工作週縮短、在家工作的制度，在家照顧嬰兒、帶薪假期（蘇聯稱育嬰假——筆者）的時間將延至嬰兒滿一歲半。另外幼兒生病，大人照看孩子的帶薪病假日增多了。經濟收入較少的家庭，子女補助金將領到孩子滿十二週歲。他又談到提高科技，在現行五年計劃中，就要急速減少手工勞動的比重，到公元兩千年初，在生產領域中減少到一五七二〇%，從手工操作中騰出數百萬人。綱領中也提到這些問題。這些做法能否真正補救勞力不足的現象，仍屬疑問。

其次，是資源不足特別是能源問題。蘇聯是一個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但歐俄部分開發日久，已將用罄，須向北部及東部發展，那些地區天寒地凍、地廣人稀、交通不便，開發起來技術困難、成本高、運費昂，必然影響經濟成長。蘇聯本有三大石油產地：(一)裏海沿岸的巴庫油田；(二)戰後開採的伏爾加河流域烏拉爾·伏爾加油田；(三)六十年代初始行開採的西伯利亞油田。目前後者佔全國總產量六〇%以上，其中尤以秋明油田最為重要。該地多為泥炭層厚達十二公尺的沼澤地，而石油在泥炭層之下，須選擇水少處，厚堆沙石，再敷以厚水泥板，修築道路而後開採。然豪雨一過，產油地盡成泥海。又油田自噴力弱，須在油井中注水加壓，助其噴出，其作業手續繁雜，且使油井自噴力更加降低。改用注入瓦斯法效率較高，但必需的瓦斯昇降器不足，生產無法提高。舉此一端，已可知其開發之困難。

但最大的障礙還是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共黨經濟體制的僵化。馬列意識反對私有制，反對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因而共黨統治下的公有制、中央計劃制不能放棄，政府不能對經濟事業放手不管，這一方面形成官僚主義橫行，一方面使企業在制度、計劃、命令的控制下，絲毫沒有創意、活力發揮的餘地。枝枝節節的改革，收效不可能太大。更何況公有制下的改革，是由上而下的，執行者都是既得利益階層，減少他們的權力就減少了他們的利益，要想改革澈底，可就難了！

戈巴契夫能突破上述等重重障礙嗎？能使社會主義新生嗎？如果改革收效不宏，蘇聯的經濟也就難以衝破低迷狀態而快速發展。

五

蘇聯進行的改革不限於經濟方面，社會、保健乃至政治、外交方面，都企盼有些新的作風與氣象。為了達成這些任務並提高

黨的聲望與權威，就必須要有新的人事配備。在這方面，戈巴契夫幹得相當出色。

戈巴契夫上臺後，把葛羅米柯擁上位高權輕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國家元首寶座，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羅曼諾夫，政治委員、部長會議主席（總理）吉洪諾夫，相繼引退。政治局委員、莫斯科市共黨第一書記格里辛也被更換，這些人都是有繼承總書記資格的。他們的離去，就使契爾年科去世時留下的十名政治委員少却三個。魯沙科夫（K. V. Rusakov）從中央書記處退休。里加契夫和雷日科夫從中央書記躍升為政治局委員，契布里科夫和謝瓦納澤由政治局候補委員遞升為正式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國際共黨部部長八十一歲的波諾馬廖夫（B. N. Ponomarev）被迫退休，尼科諾夫、葉爾琴、札伊科夫從地方調任中央書記，葉且再升任政治局候補委員。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十七名正副主席中，八人被撤換。部長會議十三名正副主席中，退休七人，新提拔七人。政府八十二個部、委中，三十六個部、委的正職被撤換。一五七個區黨委的第一書記中，有四六個被撤職。軍事幹部也大量更迭。誠如香港《文匯報》所說，每隔三天就有一位高官被革職^⑨。

這些都是廿七大以前的人事更迭，戈巴契夫上任未滿一年，如此大刀闊斧的幹法，確實令人側目。我們不能把這些都視為權力鬭爭，除了有些人老朽無能外，確實有不少貪污、枉法份子在。安德洛波夫曾依靠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加以整肅，戈巴契夫派契布里科夫新任KGB主席，同樣是要依靠這股勢力整飭綱紀。戈巴契夫廿七大政治報告中，率直指摘蘇共黨內及企業中存在著貪污、白支機關薪俸、薪酬與勞動不相稱、不稱職、懶散、官僚作風等等^⑩。而這次大會中批評與自我批評也很認真。

廿七次大會改選結果，原政治局候補委員二人、中央書記二人離職。新任政治局委員一人、候補委員二人、中央書記五人。現有政治局委員十二人（平均年齡六四·三歲）、候補委員七人、中央書記處書記連總書記戈巴契夫在內，共十人（參閱附表三）。中央委員中四〇%是新面孔。

戈巴契夫政權新人事，係配合其政策執行作安排，而且注意年輕化、技術化、效率化與紀律化，確予人耳目一新之感。但蘇聯黨政機構依列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來的高度中央集權制，正是官僚主義的溫床，戈巴契夫能衝破這道厚厚的障壁嗎？綱領新版本中所謂本位主義、地方主義、唯意志論、形式主義能否克服？無妨姑且採取存疑態度。

六

關於外交問題，共黨的概念，和自由世界不同，它是和共黨的世界觀、革命觀相聯繫的。

註⑨ 參閱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二月廿一日、廿三日第二版有關報導。
註⑩ 參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第三版。

附表三

蘇共新中央領導人事
(除戈巴契夫外，以就任黨務現職時間先後為序)

姓 名	年齡	現 任 職 務	就任年月
政治局委員(12人)			
戈巴契夫	55	總書記	80.10
庫納耶夫 (D. A. Kunaev)	74	哈薩克共和國共黨第一書記	71.4
謝比茨基 (V. V. Shcherbitsky)	68	烏克蘭共和國共黨第一書記	71.4
葛羅米柯 (A. A. Gromyko)	76	最高蘇維埃主席	73.4
阿里耶夫 (G. A. Aliyev)	62	第一副總理	82.11
沃洛特尼科夫 (V. I. Vorotnikov)	60	俄羅斯共和國總理	83.12
索洛敏澤夫 (M. S. Solomentsev)	72	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	83.12
里加契夫 (Ye. K. Ligachev)	65	中央書記、主管意識形態	85.4
雷日科夫 (N. I. Ryzhkov)	56	總理	85.4
契布里科夫 (V. M. Chebrikov)	62	國家安全委員會(KGB)主席	85.4
謝瓦納澤 (E. A. Shevardnadze)	58	外交部長	85.7
札伊科夫 (L. N. Zaikov)	62	中央書記主管軍需工業	86.3
政治局候補委員(7人)			
吉米契夫 (P. N. Demichev)	68	文化部長	66.4
道爾吉赫 (V. I. Dolgikh)	61	中央書記主管重工業	82.5
索科洛夫 (S. L. Sokolov)	74	國防部長	85.4
塔里津 (N. V. Talyzin)	57	第一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85.10
葉爾琴 (B. N. Yeltsin)	55	莫斯科市共黨第一書記	86.2
斯留尼科夫 (N. N. Slyun'kov)	56	白俄羅斯共和國共黨第一書記	86.3
索洛維耶夫 (Yu. F. Solov'yev)	61	列寧格勒省共黨第一書記 (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兼任者4人不再列入)	86.3
書記處書記(11人)			
季緬揚寧 (M. V. Zimyanin)	71	文化、教育	76.3
尼科諾夫 (V. P. Nikonov)	57	主管農業	85.4
雅克福列夫 (A. N. Yakovlev)	62	中央宣傳部長	86.3
拉祖莫夫斯基 (G. P. Razumovsky)	50	中央組織、活動部長	86.3
畢留科娃 (A. P. Biryukova)	56	蘇聯職工會中央理事會書記	86.3
杜布萊寧 (A. F. Dobrynin)	66	駐美大使	86.3
麥德維傑夫 (V. A. Medvedev)	56	中央科學、教育機關部長	86.3

來源：1986.3.7日本：《朝日新聞》第七面。

蘇聯今後的外交動向，當然是舉世矚目的問題。戈巴契夫尚未擔任總書記之前，就曾訪問過英國，留下不惡的印象。登上最高權力寶座後，更換了外交部長，與雷根總統舉行高峯會議，派外長謝瓦納澤訪問日本，與東歐、中共特別是北韓改善了關係，對第三世界的外交也轉趨積極。把杜布萊寧調任中央書記，更意味著外交要爭取主動。

戈巴契夫在廿七大的政治報告中，強調從戰爭邊緣政策和恐怖平衡轉向兩種制度國家之間正常的、文明的相互關係。他在戰爭可以避免的觀念下鼓吹和平共處，聲言「我們時代的真正對等安全不是用最高的、而是用最低的戰略均衡來加以保障的，必須從這種均勢中完全排除核子和其他類型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他比蘇聯過去的領導者，更著力於鼓吹和平、裁軍、廢除核武，且以蘇聯單獨停止試爆爭取宣傳優勢。

值得注意的是，戈巴契夫在政治報告中，把資本主義制度（除第三世界國家外，非共國家均被共黨指為資本主義——筆者）和社會主義制度、兩種型態國家之間的矛盾，列為第一組矛盾。他指摘帝國主義企圖用武力阻止歷史的過程，而社會主義則從來不把自己的未來同國際問題的武力解決聯繫在一起。他把資本主義國家形容成好戰、驕武，那個社會內部的免疫力已經削弱和衰老，而冒險性却更大了。聲言世界舞臺上的力量對比，是和平力量的增長和活躍，以及有效的對抗核戰爭威脅，將成為這方面的決定性因素。

戈巴契夫把資本主義世界本身的內部矛盾，列為第二組矛盾。他又使用資本主義總危機這個共黨的傳統術語。指稱科技革命的影響，大大提高了生產力，使生產社會化和私人佔有形式之間的矛盾（馬克思所指資本主義內在的基本矛盾——筆者）更加尖銳。對社會階級仍採兩分法，不提中產階級，強調貧富懸殊、勞資對立。戈巴契夫認為，科技革命加快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國際化過程，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條件雜誌化、過程多樣化以及國際競爭激烈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爭奪變得特別的激烈和頑強，新殖民主義對發展中國家進行超額剝削。這是列寧帝國主義論的充分發揮。應該在這裏提及的是，戈巴契夫的報告和綱領新版本，都指出美帝、西歐和日本，與帝國主義三大領導中心，這個體認方式，自然會反映在蘇聯的對外政策中。

戈巴契夫報告中的另一組矛盾，他所指的是環境污染、空氣層和海洋污染、天然資源枯竭等等。他抨擊帝國主義有時則指名是美帝，無限追求商業化、崇尚暴力、宣傳種族主義、低級興趣、犯罪社會和低層社會習氣的結果，使文化遭到衝擊、陷於貧乏。指摘美國付出以百萬計的人力，耗費國家資源，把巨額資金用來軍備競賽，把核武器對準天空，威脅到人類文明的繼續存在。他引述列寧的話說，人的生活全面發揮其可能性是最高的價值，社會發展的利益高於一切。他強調，蘇共要在實際工作中，為所有的人民創造人生真正需要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條件，保障地球適於生存。珍惜、愛護地球上的財富，首先是最主要的財富——人和他的本能。他建議在這方面同資本主義制度在持久和平的條件下進行競賽。

自從一九一八年列寧在《神奇與鬼怪》一文中，使用「和平共處」一詞以來，蘇聯歷屆領導人都會把他當作一種外交策略

，戈巴契夫更賣力地鼓吹和平、裁軍、反對戰爭。然而另一方面，蘇聯人口比美國多，國民總生產僅及美國一半左右，但實際軍事支出却比美國高出很多，傳統武器部分領先世界，尖端武器與美國相埒，太空科學也可與美國相競爭。犧牲人民生活，大力發展軍事技術，只有公有財產制，資源、設備、財富都掌握在政府之手的共黨政權能夠做得到。蘇聯的超級大國地位，主要是靠軍事力量得來的，它會忽略對這一方面的注意嗎？戈巴契夫攻訐帝國主義想爭取軍事優勢，他自己不想爭取此一優勢嗎？

錢在政府手，提高軍費不必加稅，那是共黨國家的便利。但軍費太重，必然壓迫到一般經濟的發展，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不過，蘇聯全力阻止美國的星戰計劃，不完全是經濟因素，更重要是技術落後，讓美在這方面領先，會有損它的聲望、地位。

蘇聯經濟困難，能降低軍備競賽，可稍喘一口氣。但蘇聯經濟是受自然條件和僵化體制的影響，不能完全歸罪於軍費過高。回憶過去，不少學者，以計量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蘇聯軍費在國民總生產中所佔比重，已達納粹德國的水準，因而斷言到一九八五年蘇聯必將發動對外戰爭。此種說法，曾轟動一時，如今看來，已成笑柄。今天切不可認定蘇聯經濟困乏，已使它不可能再發展軍事科學與尖端武器，以免重蹈錯誤覆轍。當然，困難是存在的。

我們該注意綱領新版本中的如下一段話：

全球發展進步的進程，證明了馬列主義對現代根本內涵及其特性所做的分析：這是個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這是兩個世界的社會政治制度歷史性競爭時期，這是社會主義民族解放運動蓬勃和殖民地主義崩潰的時期，這是社會發展運動主要競爭力量（全球的社會主義和工人的共產主義運動）反帝國主義及其侵略壓迫政策，為民主及社會進步而競爭的時期。

共黨的綱領是其政策的基礎、行動的準繩，今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必須符合綱領所訂時代內涵，達成其歷史使命。那就是增強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力量，鼓動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革命鬥爭，促使全世界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過渡。分別言之，就是分化西歐、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團結，在中東、非洲與美國相抗衡，在美國的大門口——中南美洲建立橋頭堡，團結社會主義大家庭，支援第三世界具有反西方色彩的民族民主革命鬥爭。

美蘇間的核武談判沒有結果，第二次高峯會議勢將延期。蘇日之間的關係較前熱絡，但日本要想收回北方四島恐少可能。戈巴契夫過去訪問英法，在離間它們與美國的關係，但戈巴契夫堅持把英法的核武列入美蘇談判範圍之內。他已決定今夏將訪問波昂，目的在設法勸使西德遠離美國的國防政策。戈巴契夫的笑臉之下，絕未採取低姿勢，而是以傲慢的態度與西方對話。

戈巴契夫的蘇聯有很多新的作風，新聞方面也逐漸能「成功就是成功，缺陷就是缺陷，失敗就是失敗」，率直地報導與談論

⑪了。廿七大中戈巴契夫的報告，予人以新鮮感，一般代表演說也頗為率直、講真話，不像布里茲涅夫時代，代表們僅有鼓掌的份兒，大會就真的開會「如儀」了。這讓我們體會到，即使是在極權統治的僵化體制下，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也會逐漸有所改變，用一成不變的眼光去看蘇聯，並不正確；可是，期望它一夜之間就脫胎換骨變成另一個體制，自然也不可能。

同樣，僅僅引述馬、恩、列、史的話來研究蘇聯，已經不夠用；然而，細讀綱領新版本及戈巴契夫的政治報告，就會發現共黨仍然用馬列主義的世界觀來分析事物，堅信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判定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再走向共產主義社會，乃是客觀的歷史規律。因而，若認為今天蘇聯的領導人，已與馬、恩、列、史絕緣，那也不是事實。

就戈巴契夫個人言，他是幹共青團及黨務工作起家的，曾受掌握蘇共思想理論工作達數十年之久、已故的蘇斯洛夫（M.A. Suslov）所賞識與提拔，他自己在蘇共中央書記任內，也掌管過該項工作，期待他放棄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未免期望過奢。

此外，綱領仍稱第三個綱領，其基本命題未變。儘管戈巴契夫大批更調幹部、引用新人，其政策也具有充分的靈活性，但無法抹掉共產主義渺茫論的陰影。使國家消亡、人民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戈巴契夫做不到，他的繼承者也做不到，就是把馬克思、恩格斯請出來，也還是做不到。那麼，蘇聯就要永遠停留在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期，它呈獻於蘇聯人民和整個世界的，又是一些什麼呢？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特約研究員）

註⑪ 日本《讀賣新聞》夕刊，一九八六年二月十日，第二面。

國共關係簡史

本書計分六章，自早期的國共關係至最後一次的和談等，均有論列並錄原始文件多份以配合閱讀，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之最佳參考書，全書約廿餘萬字，廿五開本，三四〇頁，全一冊，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一號帳戶